



國際運動仲裁法院仲裁程序之探討

高 啟 中*

要 目

- | | |
|---------------------|----------------|
| 壹、前 言 | 一、仲裁地之指定 |
| 貳、國際體育仲裁法院之創設與演進 | 二、仲裁人之選任 |
| 參、國際運動仲裁法院的管轄權 | 三、保全措施 |
| 一、一般仲裁 | 四、審理期限 |
| 二、上訴仲裁 | 五、上訴仲裁採重審制 |
| 三、專案仲裁 | 六、終局仲裁判斷的執行 |
| 肆、國際運動仲裁法院的仲裁程序主要規範 | 伍、CAS運動仲裁制度之啟示 |
| | 陸、結 論 |

* 銘傳大學法律學系專任副教授，英國東英格蘭大學法學博士。本文初稿曾發表於2011年法學新知國際學術研討會，銘傳大學法學院主辦，2011年3月11日。

作者感謝研討會評論人與論文審查人對拙文提供的寶貴意見。

投稿日期：一〇〇年九月十四日；接受刊登日期：一〇〇年十月四日



摘要

CAS自一九八四年設立至今，歷經一九九三年*Gundel*案，一九九四年改隸ICAS，與二〇〇三年*Lazutina and Danilova*案，其獨立性與專業權威廣受國際體壇肯定並採納CAS仲裁作為解決國際運動爭議之終局機制。CAS針對不同案件性質採取專業分工，區分一般仲裁程序與上訴程序，並且針對大型國際賽事，如奧運、世界盃足球賽等，建立專案仲裁制度，其仲裁判斷絕大多數均得到法院之維持。與一般國際仲裁相較，CAS仲裁程序之特色至少包含：指定瑞士洛桑為仲裁地；限制當事人於特定名單中選任仲裁人；仲裁庭組成前由CAS先行作成保全措施；仲裁程序期限迅速緊湊；仲裁判斷無須法院介入即能獲得實現等。在公正獨立之CAS仲裁程序下，國際運動競賽參賽者獲得平等保障。但前提是對於程序規則必須加以掌握與理解，方能有效運用以捍衛應有之權利。二〇一〇年廣州亞運我國跆拳道選手楊淑君因黑襪事件遭判定失格敗，依循CAS程序提起上訴仲裁，跨出善用國際運動爭議解決機制之寶貴第一步。冀望政府能培養熟悉國際運動法規與競賽規則之專業人才，在未來國際賽事作為參賽選手之後盾。

關鍵詞：楊淑君、運動爭議、運動仲裁、國際運動仲裁法院、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

壹、前言

透過運動競賽，參賽選手充分展現人類體能極致之發揮。在公正客觀的競賽環境下，參賽者透過競爭爭取勝出以獲取最高榮譽，落敗方亦可透過參賽經驗學習對手之長處，再接再厲。然而隨者運動競賽的大型化，國際化與常態化（如每四年舉辦的奧運或世界盃足球賽），運動競賽勝出者，除了無形的榮耀外，往往也伴隨龐大的商業利益，如贊助金或廣告代言酬勞等。此外，在政治層面，國際運動競賽之勝負成果往往也影響參賽國之民心動向。有鑑於此，如何維護國際運動競賽之公平性，減少商業利益與政治力之干擾，乃成爲重要之議題。而解決此議題之重要關鍵，除制訂公平客觀之競賽規則與落實公正執法之裁判，萬一仍無法避免爭議，如參賽選手或隊伍是否符合參賽規則，是否服用禁藥，是否使用不符競賽規則之器具，則有賴公正、客觀、有效之運動爭議解決程序作爲最後之把關機制。

鑑於運動規則之專業性與運動競賽之時效性，於國際運動競賽所發生之爭議，由具備運動規則專業知識之裁決者在最短時間內加以裁決爲理想解決模式。仲裁機制因具備專業仲裁人與程序相對迅速之優點，理論上適合作爲國際運動競賽爭議解決機制¹。實務上也有國際性專業運動仲裁法院之設置，如位於瑞士之國際運動仲裁法院（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CAS）。二〇一〇年廣州亞運我國跆拳道選手楊淑君遭裁判以使用不合規定之競賽器具（即所謂不符大會規定之電子襪）爲由判定失格（disqualification）而落敗，事後世界跆拳道協會（World Taekwondo Federation; WTF）亦以楊淑君佔用比賽場地爲由對其課以三個月禁止參加國際競賽之處分²。楊淑君乃針對系爭失格敗之裁判向CAS提請仲裁。詎料楊淑君因個人因素考量，於二〇一一

¹ 參見Richard McLaren,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An Independent Arena for the World's Sports Disputes*, 35 VALPARAISO UNIVERSITY L. REV. 379, 381 (2001).

² WTF公文（Ref. No. 10/986），December 21, 2010（體委會國際處提供）。

年七月二十一日撤回仲裁之請求³，故本事件之是非曲直無從透過CAS之仲裁程序獲得釐清，誠屬遺憾。唯本文仍試圖藉由此事件對CAS與其仲裁程序加以探討，以期國人對國際運動爭議仲裁有初步之認識。

貳、國際體育仲裁法院之創設與演進

CAS由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OC）於一九八四年創立於瑞士洛桑（Lausanne）⁴。設立CAS之原始理念乃係寄望以CAS作為國際運動競賽相關爭議之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 of World Sport）⁵。根據CAS的仲裁程序規則，CAS仲裁庭所為之仲裁判斷對當事人有確定力與拘束力⁶，僅能在符合特定要件下向瑞士聯邦法院（Swiss Federal Tribunal; SFT）提起撤銷仲裁判斷之訴⁷。從審理案件量觀察，從CAS設立初期，每年數十件仲裁案，到近年每年均受理數百件，此穩定成長之趨勢充分反映CAS仲裁已廣為國際體壇所接受⁸。

³ 關於楊淑君黑襪事件之來龍去脈，媒體報章多有報導，參閱聯合新聞網，楊淑君電子襪失格案大事記，2011年7月21日。

⁴ 參見CAS, History of the CAS, Origins, <http://www.tas-cas.org/history>，造訪日期：2011年2月18日。

⁵ 引用H.E. Judge Keba Mbaye之序言，載MATTHIEU REEB (ED.), DIGEST OF CAS AWARDS II 1998-2000 xi, xii (2002)。

⁶ 參見CAS, Code of Sports-Related Arbitration, 2010 version (The Code), R59, paragraph 4, <http://www.tas-cas.org/rules>，造訪日期：2011年2月18日。

⁷ 撤銷仲裁判斷之訴，原則上僅能向仲裁判斷作成地之法院起訴，參見楊崇森等著，仲裁法新論，2008年3月，頁318-319。而仲裁判斷一般認定係在仲裁地作成，參見NIGEL BLACKABY, ET AL., REDFERN AND HUNTER O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187, 191-93 (5th ed. 2009)。根據CAS仲裁程序規則，所有CAS仲裁案件之仲裁地均為瑞士洛桑，不服CAS仲裁判斷之當事人僅能向SFT起訴請求撤銷CAS仲裁判斷。參見CAS, The Code, R28。亦參見Matthew Mitten, *Judicial Review of Olympic and International Sports Arbitration Awards: Trends and Observations*, 10 PEPPERDINE DISPUTE RESOLUTION LAW JOURNAL 51, 51 (2009)。

⁸ 參見Mark Mangan,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Current Practice, Emerging Trends and Future Hurdles*, 25(4) ARBITRATION INTERNATIONAL 591, 591 (2009)。

然而，現今CAS仲裁程序廣為國際運壇肯定與利用之地位，並非一夕之間達成，而是其不斷進化之結果。CAS設立初期在財務上完全依賴IOC提撥經費，在組織架構上IOC亦掌握修訂CAS章程與任命CAS成員之權限⁹，因此引發外界質疑CAS仲裁庭是否能獨立行使職權。在1993年SFT審理*Gundel v. Federation Equestre Internationale and CAS*一案¹⁰，馬術競賽選手Elmar Gundel因使用禁藥遭國際馬術聯盟（International Equestrian Federation; FEI）課以禁賽處分，Gundel不服而向CAS提請仲裁，CAS仲裁庭維持FEI之禁賽處分，僅將禁賽期間縮短，Gundel不服此仲裁判斷結果，乃向SFT訴請撤銷仲裁判斷，主張CAS仲裁庭不符合瑞士法概念下的獨立性與公平性原則¹¹。儘管法院認定CAS仲裁庭在本案中的獨立性與公正性無庸置疑，然而法院亦明確指出，基於IOC與CAS在財務與人事方面的密切關聯，若本案當事人一造為IOC，CAS仲裁庭的獨立性即有可質疑之處¹²。

*Gundel*案導致CAS在一九九四年進行重大變革。國際運動仲裁理事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ICAS）成立並取代IOC成為CAS財務與人事之監督機構¹³。二〇〇三年的*Lazutina and Danilova v. IOC*一案¹⁴，CAS的獨立性得到SFT的進一步肯定；本案涉及二〇〇二年美國鹽湖城冬季奧運越野滑雪競賽中，二位俄羅斯選手因故遭CAS仲裁庭判定失格，當事人不服而向SFT訴請撤銷CAS仲裁判斷，因本案一造當事人即為IOC，法院詳細解析CAS、ICAS與IOC

⁹ 參見CAS, History of the CAS, Organization of the CAS from Its Creation until 1994, <http://www.tas-cas.org/en/infogenerales.asp/4-3-235-1011-4-1-1/5-0-1011-3-0-0/> (last visited: 2011.02.18).

¹⁰ (CAS)(1993), Arrêt Du Tribunal Fédéral Suisse, 1st Civil Division, 15 March 1993.

¹¹ 參見CAS, History of the CAS, The 1994 Reform, <http://www.tas-cas.org/en/infogenerales.asp/4-3-236-1011-4-1-1/5-0-1011-3-0-0/> (last visited: 2011.02.18).

¹² 同前註。

¹³ 同前註。關於ICAS與CAS之關係，參見CAS, The Code, S2, <http://www.tas-cas.org/statutes> (last visited: 2011.02.18).

¹⁴ (IOC) (2003), Arrêt Du Tribunal Fédéral Suisse, 1st Civil Division, 27 May 2003.

的關連性，明確肯定CAS作為獨立仲裁機構的地位，認定CAS並非IOC的附庸，CAS所作的仲裁判斷完全等同於國家法院所為之判決¹⁵。*Lazutina and Danilova*案彰顯CAS作為獨立與專業的運動爭議仲裁機構之地位不再受到法院之質疑。實務上，後續案件再以質疑CAS仲裁庭欠缺獨立性為由向SFT訴請撤銷CAS仲裁判斷，均遭駁回¹⁶。

參、國際運動仲裁法院的管轄權

CAS可能受理之運動相關爭議，主要可分為二大類型：第一大類案件主要涉及與運動競賽活動相關之契約履行或權利義務關係之爭議；如企業對運動競賽或選手之贊助，媒體轉播權，競賽主辦權，球隊間球員交易，或球員與球隊或經紀人之僱傭或經紀關係等¹⁷，本質上與一般仲裁庭所處理之私法紛爭無異。基於仲裁法理，此類案件爭端當事人間必須有提交仲裁之合意，作為CAS仲裁庭行使管轄權之基礎。此種合意通常以當事人間契約內附之仲裁條款，或爭端發生後當事人另行訂定仲裁協議之形式存在¹⁸。

第二大類案件，主要涉及運動協會或競賽主辦單位對運動選手所為之資格認定（如超過比賽登錄期限無法參賽），或違反規則之懲戒處分（如使用禁藥遭檢測驗出），受裁決或處分者若不服，得向CAS提起申訴¹⁹。此類案件雖不同於前一類型之契約糾紛，但考量實務上不論各種運動協會或運動競賽主辦單位，性質上大多屬於非政府機關

¹⁵ 同前揭註11。

¹⁶ 關於此等後續案件之敘述，參見Richard McLaren, *Twenty-Five Years of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A Look in the Rear-View Mirror*, 20 MARQUETTE SPORTS L. REV. 305, 309-10 (2010).

¹⁷ 參見WALTER CHAMPION, SPORTS LAW IN A NUTSHELL 341 (4th ed. 2009).

¹⁸ 關於當事人之仲裁合意作為仲裁庭管轄權之基礎，參見楊崇森等，前揭註7，頁63。

¹⁹ 參見CAS, History of the CAS, Types of Disputes Submitted to the CAS, <http://www.tas-cas.org/en/infogenerales.asp/4-3-239-1011-4-1-1/5-0-1011-3-0-0/> (last visited: 2011.02.18).

之私法人，因此，此等運動協會與其會員或選手間關於懲戒處分之爭議，或運動競賽主辦單位與參賽選手間，關於失格或違規裁決之爭議，亦可類比為私法上權利義務關係之爭議²⁰，故若欲將此種爭議提交CAS仲裁，亦如同一般私法紛爭之仲裁，需以當事人間之仲裁合意作為管轄權之基礎。

CAS在一九九四年採取的革新措施，除了脫離IOC的監督以外，還包括在架構上創設一般仲裁部門（ordinary arbitration division）與上訴仲裁部門（appeal arbitration division），分別受理前述二大類型的運動相關爭議²¹。此外，針對大型國際運動賽事（如奧運）舉辦期間的運動爭議之仲裁，自一九九六年美國亞特蘭大夏季奧運開始，CAS就歷屆夏季與冬季奧運均設立專案仲裁部門（ad hoc division; AHD）²²。此種專案仲裁制度逐漸獲得國際運動界之肯定²³。以下即就此三種仲裁型態分述之。

一、一般仲裁

如前所述，CAS一般仲裁部門受理的運動爭議，以與運動相關之契約糾紛為主。根據CAS仲裁規則，CAS對於一般仲裁之管轄權基礎在於爭端當事人間契約內包含之仲裁條款，或爭端發生後事後所特別簽訂之仲裁協議²⁴。

二、上訴仲裁

上訴仲裁部門受理的案件類型，可再細分為三種型態：其一為各國運動協會或國際運動組織對其會員或選手所為之懲戒處分之上

²⁰ 參見McLaren, *supra* note 1, at 380-81.

²¹ 參見McLaren, *supra* note 16, at 307.

²² 參見CAS, Statistics, <http://www.tas-cas.org/statistics> (last visited: 2011.02.18).

²³ 自1998年起，歷屆大英國協運動會；2000年起，歷屆歐洲冠軍盃足球賽；2006年起，歷屆世界盃足球賽，CAS均設有AHD。同前註。

²⁴ 參見CAS, The Code, R27, para. 1.

訴²⁵。依據CAS的程序規範，此類案件之管轄權基礎，在於系爭運動協會或競賽主辦單位之內部章程或競賽規則，明訂適用CAS上訴仲裁程序；若無明文規定，則需由系爭當事人事後就爭議之處分或裁決另行達成上訴仲裁之協議²⁶。例如，IOC懲戒委員會對於選手違規使用禁藥所為之裁決，根據IOC憲章與反禁藥規則的明文規定，得由當事人向CAS提起上訴仲裁²⁷。反面言之，若作出系爭處分或裁決之運動協會，其規章並未明文規定當事人得向CAS提起上訴仲裁，則除非當事人另行達成仲裁協議，否則CAS無法取得管轄權，例如發生在英國之*Sheffield United Football Club Ltd v. West Ham United Football Club Plc*一案²⁸，原告即主張當事人間無任何仲裁合意而成功阻止相關爭議提交CAS仲裁。第二類型的上訴仲裁案件，則是針對CAS一般仲裁程序所作成的仲裁判斷，若當事人不服，得向上訴仲裁部門提起上訴²⁹。CAS上訴仲裁部門可以受理的第三種類型上訴仲裁案件，是針對已經經由其他仲裁機構之仲裁程序作成仲裁判斷，但當事人事後協議就此仲裁判斷向CAS提起上訴³⁰。例如二〇〇六年環法自行車賽，原冠軍Floyd Landis因涉嫌違規使用禁藥而遭禁賽處分，原本由依據美國仲裁協會（American Arbitration Association; AAA）仲裁規則組成之仲裁庭審理此案。當事人事後協議，再向CAS提起上訴仲裁。CAS受理上訴，但維持原AAA仲裁庭之仲裁判斷³¹。

²⁵ 參見Mangan, *supra* note 8, at 593.

²⁶ 參見CAS, The Code, R27, para. 1, 以及R47, para. 1.

²⁷ 參見Mangan, *supra* note 8, at 593.

²⁸ *Sheffield United Football Club Ltd v. West Ham United Football Club Plc* [2008] EWHC (comm) 2835.

²⁹ 參見CAS, The Code, R47, para. 2.

³⁰ 參見Mangan, *supra* note 8, at 593.

³¹ *Floyd Landis v. United States Anti-Doping Agency*, CAS 2007/A/1394 (30 June 2008).

三、專案仲裁

如前所述，CAS逐漸獲得國際體壇肯定，自一九九六年起，CAS特別成立專案仲裁部門，為主要國際運動競賽，如奧運、大英國協運動會，歐洲冠軍盃足球賽與世界盃足球賽提供現場（on-site）且快速的仲裁程序³²。此種針對大型國際運動競賽的專案仲裁，其管轄權基礎，即當事人之仲裁合意，可能有二個來源。以奧運為例，IOC於一九九五年修訂其憲章，明訂任何發生於奧運競賽場合，或與奧運競賽相關之爭端，應依據CAS之程序規範，提交CAS專屬管轄³³。由於任何參與奧運競賽之國際或國內運動協會均必須同意遵守奧運憲章，故此專案仲裁條款對參與奧運競賽之各運動協會產生拘束力。實際上，許多參與奧運競賽之運動協會其本身之規章即已明文承認CAS的管轄權³⁴。而隸屬於各國際或國內運動協會之運動員，又必須遵守各該協會之規章，故該等運動員等於間接受到奧運憲章之拘束。就實際參加奧運各項競賽的個別選手而言，在填寫參賽報名表（Entry Form）時，必須一併簽署報名表上的仲裁條款；該仲裁條款明訂奧運競賽期間所發生之運動相關爭議均由CAS仲裁³⁵。透過此多重規範模式，確立CAS專案仲裁部門在奧運競賽運動爭議的管轄權³⁶。

本次廣州亞運楊淑君向CAS提起之仲裁件案，所涉及之爭議並不屬於一般仲裁部門所管轄之案件型態，而係針對廣州亞運跆拳道競賽裁判對楊淑君作出之失格裁決之申訴，故應向CAS提請上訴仲裁。

³² 參見Mangan, *supra* note 8, at 593-94.

³³ “Any dispute arising on the occasion of,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Olympic Games shall be submitted exclusively to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de of Sport-Related Arbitration.” Olympic Charter, Article 74.

³⁴ 參見Urvasi Naidoo & Neil Sarin, *Dispute Resolution at Games Time*, 12 FORDHAM INTELLECTUAL PROPERTY, MEDIA AND ENTERTAINMENT LAW JOURNAL 489, 493 (2002).

³⁵ 參見Mary Fitzgerald,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Doping and Due Process during the Olympics*, 7 SPORTS LAW JOURNAL 213, 238 (2000).

³⁶ 參見Naidoo & Sarin, *supra* note 34.

CAS對此上訴仲裁案件之管轄權基礎，必須建立在楊淑君與廣州亞運主辦單位間（針對裁判之失格裁決）之仲裁合意上，而由於廣州亞運報名規章附件包含CAS仲裁條款，故兩造間應可認為具備仲裁之合意³⁷；另外附帶一提，假設楊淑君亦有意針對WTF之禁賽處分提起上訴仲裁，則CAS之管轄權亦必須建立在當事人之仲裁合意基礎上，若當事人間並無事後另行達成之仲裁協議，則需視WTF內部章程，對於隸屬於其協會會員（如我國業餘跆拳道協會）之選手之懲戒處分，是否適用CAS仲裁程序而定；從WTF官網公告之相關規範，其爭端解決與懲戒處分規章（Bylaws of Dispute Resolution & Disciplinary Actions）雖明文規定，關於對選手之懲戒處分，得上訴至CAS³⁸，然此規範僅適用於二〇一一年八月以後發生之事件，對於先前發生之懲戒爭議，並無溯及既往適用之餘地³⁹。故關於先前之禁賽處分之上訴，有賴WTF另行同意仲裁，否則CAS可能以當事人間無仲裁合意，欠缺管轄權為由，程序駁回禁賽處分之上訴仲裁。

值得注意的是，自二〇一四年下屆亞運會開始，CAS亦將比照奧運模式，建立專屬每屆亞運會之專案仲裁部門⁴⁰。

肆、國際運動仲裁法院的仲裁程序主要規範

儘管CAS仲裁程序分為上開三大類型，但其主要規範並無重大差異，唯相較於一般國際仲裁機構的仲裁規則，CAS仲裁程序有其特色，茲擇要探究如下：

³⁷ 作者於2011年2月11日電詢體委會國際處與中華奧會，確認廣州亞運報名規章條款包含CAS仲裁條款，類似本文所述之奧運報名表模式，但相關承辦人員以事涉仲裁保密性為由，拒絕提供報名表副本。

³⁸ WTF, Bylaws of Dispute Resolution & Disciplinary Actions, art.1.1.(c), http://www.wtf.org/wtf_eng/site/rules/rules.html (last visited: 2011.10.19).

³⁹ Id. art.1.2.

⁴⁰ 參見CAS, Latest News, 27.11.2010, <http://www.tas-cas.org/en/infogenerales.asp/4-3-4451-1092-4-1-1/5-0-1092-15-1-1/> (last visited: 2011.02.18).

一、仲裁地之指定

所謂仲裁地，乃係指依當事人選定或仲裁庭指定進行仲裁程序之地點（place of arbitration）。此仲裁地之選定並非謂仲裁程序必須全程在該地實施；特定仲裁階段之實際進行地點，如證人之傳喚，證物之調查，或當事人言詞辯論等地點，可視當事人或仲裁庭之便利性在其他適當地點舉行⁴¹。然而，經當事人指定或仲裁庭選定之仲裁地並非僅有地理上之意義，此仲裁地在法律上更是連結系爭仲裁程序與當地法律之關鍵，可視之為仲裁之法定進行地（juridical seat of arbitration）⁴²。申言之，仲裁地之擇定對於仲裁之重要性在於以下幾點：首先，如前文所述⁴³，仲裁地通常被視為仲裁判斷作成地，而針對仲裁判斷之救濟程序，通常必須在仲裁判斷作成地向有權管轄法院為之。換言之，仲裁地通常即為當事人訴請撤銷仲裁判斷之地。再者，以仲裁之程序準據法（lex arbitri）言之，仲裁程序需遵守仲裁地之仲裁法或其他相關程序法強制規範的拘束⁴⁴，否則當事人得以仲裁程序違反仲裁地程序準據法為由，訴請撤銷仲裁判斷⁴⁵。質言之，仲裁地之程序準據法得決定仲裁判斷之效力，仲裁地之選定與仲裁判斷之效力有密切之關連。

根據當事人自治（party autonomy）之仲裁法理，在一般國際商務仲裁案件，仲裁地得由當事人合意選定；若當事人無明示合意，則由仲裁庭依職權認定⁴⁶。然而CAS仲裁程序之一大特色，在於其直接指定瑞士洛桑為所有CAS仲裁之仲裁地，而無任由當事人合意選定其他

⁴¹ 參見楊崇森等，前揭註7，頁206。

⁴² 參見BLACKABY ET AL., *supra* note 7, at 180-81.

⁴³ 參見前揭註7之說明。

⁴⁴ 參見BLACKABY ET AL., *supra* note 7, at 180.

⁴⁵ 仲裁程序若違反仲裁地仲裁法，往往構成撤銷仲裁判斷之事由之一。參見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UNCITRAL）國際商務仲裁模範法（Model Law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Model Law）article 34.(2)(a)(iv)。我國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4款亦作相同規定。

⁴⁶ 參見Model Law, article 20.(1)。我國仲裁法第19條亦同。

地點之餘地⁴⁷。固定仲裁地於瑞士之法律效果為，SFT成爲唯一得以監督CAS仲裁程序與受理撤銷仲裁判斷之訴的管轄法院。在*Raguz v. Sullivan*一案⁴⁸，涉及二名澳洲選手參加二〇〇〇年澳洲雪梨奧運代表團選手資格選拔之爭議，當事人一造不服CAS仲裁判斷結果，向澳洲新南威爾斯上訴法院（The New South Wales Court of Appeal (Australia); NSWCA）訴請CAS撤銷仲裁判斷。儘管本仲裁實際進行地點在澳洲，NSWCA仍以程序駁回當事人之請求，理由是凡是CAS仲裁，其仲裁地一概爲瑞士洛桑，故撤銷CAS仲裁判斷之訴應由SFT管轄⁴⁹。

CAS規則擇定固定單一之仲裁地，對國際運動法（*lex sportiva*）之發展帶來正面影響。CAS仲裁爲當前國際運動爭議之主要爭端解決機制，由SFT作爲其仲裁程序與仲裁判斷之單一監督審查法院，使當事人得以合理期待相關運動規範或競賽規則解釋與適用之一致性與可預測性⁵⁰。

二、仲裁人之選任

仲裁人之選任爲CAS與一般國際仲裁的另一個顯著差異。當事人自由選任其以爲適任之仲裁人，爲仲裁制度之主要特色之一⁵¹。然而，在適用CAS一般仲裁或上訴仲裁程序之案件，當事人僅能自ICAS所提供之特定名單中選任仲裁人⁵²。反觀一般國際仲裁，以國際商會（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ICC）仲裁程序爲例，當事人選

⁴⁷ 參見CAS, The Code, R28.

⁴⁸ *Raguz v. Sullivan* (2000) 50 NSWLR 236, 摘錄於*Digest of CAS Awards* (1998-2000), vol. II, p.783.

⁴⁹ 同前註，at paras. 90-111.

⁵⁰ 參見Mangan, *supra* note 8, at 594.

⁵¹ 參見楊崇森等，前揭註7，頁150。

⁵² 根據CAS, The Code, S6.3, ICAS有權決定構成CAS仲裁人名單之人選；又根據R33, para. 2, 當事人所選任之仲裁人必須名列於前開名單上。

任仲裁人完全不受任何限制⁵³。列入CAS一般仲裁與上訴仲裁程序仲裁人名單的候選仲裁人，任期為四年⁵⁴。CAS仲裁人必須具備法律背景與經認可之體育法與國際仲裁相關資歷，並對國際體壇有一般瞭解，並至少擅長CAS官方語言（即英語與法語）之一⁵⁵。

CAS針對大型國際運動競賽所提供的專案仲裁，鑑於此類國際賽事之緊湊時程，乃規定專案仲裁庭必須在24小時內作出仲裁判斷⁵⁶。為了向程序效率妥協，當事人自治原則在專案仲裁程序受到進一步限制；專案仲裁的當事人沒有選任仲裁人的權利，而是由ICAS在每屆特定國際運動競賽專案仲裁期間提名12位仲裁人⁵⁷，並由當屆專案仲裁部門的總裁負責就個別案件從前開12人名單中選任仲裁人⁵⁸。儘管CAS專案仲裁程序為了時效利益而犧牲當事人選任仲裁人之權利，專案仲裁案件當事人對有不適任嫌疑之仲裁人仍得請求迴避或替換⁵⁹。

三、保全措施

一般而言，主要國際仲裁機構之仲裁規則，均明訂在仲裁程序進行中，仲裁庭有權限作出中間性（interim）或保全性（conservatory）裁決，如關於財產之扣押，證據之保全等，以確保仲裁程序之順利進行與維護當事人之利益⁶⁰。仲裁法理亦承認仲裁庭有作出中間性或保

⁵³ 參見art.8(4) of the Rules of Arbitration of the ICC.

⁵⁴ 參見CAS, The Code, S13, para. 1; 關於現任仲裁人名單，參見CAS, Arbitrators (general list), <http://www.tas-cas.org/arbitrators-genlist>，造訪日期：2011年2月18日。

⁵⁵ 參見CAS, The Code, S14.

⁵⁶ 參見CAS Arbitration Rules for the Olympic Games, art. 18, <http://www.tas-cas.org/adhoc-rules>，造訪日期：2011年2月18日。

⁵⁷ 同前註，art.3.

⁵⁸ 同前註，art.11.

⁵⁹ 參見Mangan, *supra* note 8, at 595.

⁶⁰ 例如art.23 of the Rules of Arbitration of the ICC以及art.25 of the London Court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LCIA) Rules.

全性裁決之權限⁶¹。由於仲裁庭之權限來自於當事人之仲裁協議而非國家賦予公權力，因此，仲裁庭所為之中間性或保全性裁決如何拘束當事人，乃係另一層次的問題。以我國法為例，我國仲裁法即明訂，仲裁庭為進行仲裁，必要時得請求法院協助⁶²；而受請求之法院，關於請求之事項，即等同於受訴法院⁶³。實務上，乃由仲裁庭就其所為之中間性或保全性裁決，向仲裁地民事法院申請裁定，命當事人履行特定作為或不作為⁶⁴。

CAS仲裁在此方面如同一般國際仲裁，其仲裁庭亦有權作出中間性或保全性裁決⁶⁵。然而，一般國際仲裁當事人可能面臨一難題，即在仲裁程序開始進行前，無法向尚未正式組成之仲裁庭請求作出中間性或保全性裁決。CAS仲裁針對此一問題設有特別規定；CAS一般仲裁與上訴仲裁部門的總裁，有權限針對已提起仲裁但仲裁庭尚未組成之案件，在最迫切的狀態下（in cases of utmost urgency），應當事人請求，作出中間性或保全性裁決⁶⁶；待仲裁庭組成後，系爭裁決之相對當事人仍得對該裁決表示意見⁶⁷，以期儘量平衡兩造當事人之利益。我國法制下，此問題因民事訴訟法第五二九條與第五三三條之規定而得到解決⁶⁸。

四、審理期限

關於CAS仲裁案件之審理期限，在一般仲裁，針對例如書狀之提

⁶¹ 參見Model Law, art.17.

⁶² 參見我國仲裁法第28條第1項。

⁶³ 同前註，第28條第2項。

⁶⁴ 參見楊崇森等，前揭註7，頁216-217。

⁶⁵ 參見CAS, The Code, R37, para. 2.

⁶⁶ 同前註, R37, para. 3.

⁶⁷ 同前註。

⁶⁸ 根據我國民事訴訟法第529條，當事人針對欲保全之財產向法院聲請假扣押裁定，只要於法定期限內提起仲裁，即能維持該等裁定之效力而達到保全之目的。第533條則規定假處分準用假扣押之相關規定。

交，證人之傳喚，聽證之舉行等程序，並無特定之時程，基本上由仲裁庭依職權指揮⁶⁹。在上訴仲裁程序，則係依照相對而言較為緊湊之時程進行；依規定，當事人如欲對運動協會或競賽主辦單位所作處分或裁決向CAS提起上訴仲裁，必須在收到該等處分或裁決之21日內為之；若原處分或裁決有特別之申訴期限，則以該特別期限為準⁷⁰；提起上訴之當事人接著必須在10日內提交其上訴書狀（appeal brief）以及任何相關之證據⁷¹；對造當事人則必須自收受上訴方提交之上訴書狀後20日內提交其答辯書狀，反訴書狀，與相關證據⁷²；仲裁庭必須在收受上訴卷宗後3個月內，審酌各該當事人之主張，調查證據，舉行聽證，對繫屬之爭議作出仲裁判斷⁷³。

CAS專案仲裁之審理期限最為特殊。適用於重大國際運動賽事之專案仲裁程序，基於該等賽事之賽程緊湊，與考量涉案爭議對參賽選手權益影響甚鉅，專案仲裁程序之審理時效乃更為緊迫。以奧運專案仲裁為例，仲裁庭必須在受理仲裁24小時內出成裁決⁷⁴。如此在最短時間內作出裁決，可以避免如比賽結果或參賽者資格等問題懸而未決，將運動爭議對參賽者權益的衝擊降到最低。

五、上訴仲裁採重審制

根據CAS仲裁規則，針對各國運動協會或國際運動組織對其會員或參賽選手所為之懲戒處分之上訴仲裁案件⁷⁵，CAS仲裁庭審理權限之範圍包含與系爭處分相關之事實與法律問題⁷⁶，換言之，對於此種

⁶⁹ 參見CAS, The Code, R44.

⁷⁰ 同前註, R49.

⁷¹ 同前註, R51.

⁷² 同前註, R55.

⁷³ 同前註, R59, para. 5.

⁷⁴ 參見CAS Arbitration Rules for the Olympic Games, art.18.

⁷⁵ CAS, The Code, R47, para. 1.

⁷⁶ 同前註, R57, para. 1.

上訴仲裁案件，CAS仲裁庭採取重審（*de novo*）制⁷⁷，仍得重新進行聽證，聽取當事人之言詞辯論，調查證據，包括傳喚證人，聽取證詞等程序⁷⁸。在重審制之基礎上，CAS上訴仲裁庭得於認定事實適用法律後自為仲裁判斷，亦得將案件發回原作懲戒處分機構⁷⁹。

CAS上訴仲裁採取重審制，儘管相較於限制針對特定事由許可上訴之作法，可能有導致上訴程序拖延增加，程序費用負擔等缺點⁸⁰，但此作法仍有其可取之處。在CAS上訴仲裁程序中賦予當事人充分陳述與舉證之機會，可以矯正原懲戒處分機構在系爭懲戒處分過程中未給予受懲戒當事人適當程序保障之程序瑕疵⁸¹。以楊淑君事件為例，此案若未撤回而進入實質審理，我方將有充分機會與WTF進行言詞辯論，並請求調查相關人證物證，而非任由WTF逞其一面之詞。如此始有真相大白而捍衛楊淑君名譽之可能。

六、終局仲裁判斷的執行

如同一般國際商務仲裁之終局仲裁判斷，CAS仲裁庭作成之終局仲裁判斷，根據一九五八年聯合國外國仲裁判斷之承認與執行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Arbitral Awards; New York Convention）在締約國間得被承認與執行。事實上，CAS終局仲裁判斷多半無須仰賴法院強制執程序之介入，因為大多數CAS仲裁案件涉及運動協會或運動競賽主辦單位對運動員之處分或裁決，本質上，此類案件之仲裁結果往往涉及參賽資格之剝奪或競賽名次之更動，僅需運動競賽主辦單位拒絕受理涉案運動員之報名，或逕行公告競賽名次結果，即得以實現仲裁判斷之內容。

⁷⁷ 參見Mangan, *supra* note 8, at 596.

⁷⁸ 根據CAS, The Code, R57, para. 1, 關於聽證（R44.2）與調查證據程序（R44.3）等規範，在此等上訴仲裁程序仍得適用。

⁷⁹ CAS, The Code, R57, para. 1.

⁸⁰ Mangan, *supra* note 8, at 596.

⁸¹ 參見Hoch v.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Ski and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CAS 2008/A/1513 (26 January 2009), para. 8.2.2

是故，CAS終局仲裁判斷一旦作成，在執行層次其內容幾乎均能獲得履行⁸²。基於此一特性，在一般國際仲裁可能發生當事人拒絕主動履行仲裁判斷內容時，必須藉助法院強制執行程序之困擾，在CAS仲裁幾乎排除，故有強烈誘因鼓勵國際體壇樂於依循CAS仲裁程序解決運動爭議。

從以上對於CAS仲裁制度的探討，可以發現國際運動仲裁本質上與一般國際商務仲裁有以下之差異：首先，就作為仲裁標的之爭議型態而言，國際商務仲裁主要是處理商業交易行為所引發之商務糾紛。實務與學者見解對於商業交易之概念，一般採取廣義定義，且不以存在契約關係為必要，如貨品或服務之提供、經銷商、代理商關係、營建工程合約，合夥、投資、融資、貸款、保險、資源探勘、開採、貨物與旅客運送等，均屬於商業交易之範疇⁸³。而CAS運動仲裁所受理之運動爭議類型，其中針對運動競賽活動相關之契約爭議，如企業贊助合約，媒體轉播權，競賽主辦權，球隊間球員交易，或球員與球隊或經紀人之僱傭或經紀關係等所引發之糾紛，本質上可納入上述一般國際商務仲裁之爭議標的範疇，而針對運動協會對選手所為之競賽裁決或懲戒處分之爭議，由於各國際與內國運動協會多半屬於私法人之性質，此等私法人與選手間競賽裁決或懲戒處分之爭議，應屬於私人身分或資格之私法爭議，如競賽參賽權等問題，此種爭議明顯與商業交易爭議不同。

其次、在一般國際商務仲裁，當事人自治原則獲得相當程度的落實。例如關於仲裁地之指定，仲裁人之選任，仲裁程序規則之適用等議題，原則上均遵照當事人透過仲裁協議之合意以認定之。然而，在CAS運動仲裁制度下，當事人自治原則受到相當程度之限縮。如CAS仲裁之仲裁地一概視為瑞士洛桑，當事人無合意指定仲裁地之選擇餘地。限定仲裁地於瑞士之法律效果為，SFT成為唯一得以監督CAS仲

⁸² 參見Mangan, *supra* note 8, at 600.

⁸³ 參見BLACKABY ET AL., *supra* note 7, at 13-14.

裁程序與受理撤銷仲裁判斷之訴的管轄法院。此可能出於維護CAS仲裁判斷效力統一衡量標準之考量，即以瑞士仲裁法作為唯一判斷依據，以求維持CAS仲裁判斷之法律一致性與可預測性。CAS運動仲裁制度對當事人自治原則之另一項重大限制，在於仲裁庭之組成方面。在適用CAS一般仲裁或上訴仲裁程序之案件，當事人僅能自ICAS所提供之特定名單中選任仲裁人，此與一般國際商務仲裁任由當事人自行選任仲裁人有所不同。此種限制可能係考量運動爭議涉及運動協會規範或競賽規則之適用與判定，故需要專精於特殊運動領域之專業人士擔任仲裁人始能勝任。

最後，儘管仲裁程序相當重視當事人間爭議之迅速解決，無論一般國際商務仲裁或運動仲裁均存在對仲裁程序效益之追求。然而，基於運動爭議之特性，不論大小運動競賽賽事，其賽程多則數週，少則數日，關於選手參賽權之認定或剝奪，或競賽結果之判定等爭議問題，若依循仲裁程序解決，均有必須在最短時間內做出裁決之必要，否則勢必影響賽程之繼續進行。故CAS仲裁程序之仲裁期限相較於一般國際商務仲裁更為緊湊，甚至在重大國際運動競賽，如奧運期間進行之專案仲裁，其審理期限壓縮至24小時必須作出裁決，即為明證。

伍、CAS 運動仲裁制度之啟示

綜合以上論述，本文得到以下啟示：首先，以楊淑君案而言，所涉及之爭議係針對廣州亞運跆拳道競賽裁判對楊淑君作出之失格裁決之申訴，屬於CAS歸類為上訴仲裁之管轄範圍，故應向CAS提請上訴仲裁。而CAS仲裁庭之管轄權基礎，必須建立在當事人之仲裁合意上，由於廣州亞運報名規章附件包含CAS仲裁條款，故兩造間確實存在仲裁合意，CAS仲裁庭對於本案具備管轄權基礎。此由本案未遭程序駁回，且已排定後續聽證程序，可為佐證；至於WTF禁賽處分部分若楊淑君有意對此亦提起上訴仲裁，亦需先確認楊淑君與WTF間對此爭議是否存在提交CAS仲裁之合意就此而言，若當事人間並無事後另

行達成之仲裁協議，則需視WTF內部章程，對於隸屬於其協會會員（如我國業餘跆拳道協會）之選手之懲戒處分，是否適用CAS仲裁程序而定；WTF制訂之爭端解決規章雖採用CAS仲裁，然僅適用於二〇一一年八月以後發生之爭議事件，關於先前作成之楊淑君禁賽處分並不回溯適用，故此部分若提交CAS仲裁，除非WTF另行與我方達成仲裁協議，否則CAS可能以當事人間無仲裁合意，欠缺管轄權為由，程序駁回關於禁賽處分部分之仲裁請求。

其次，以日後我國選手參與國際運動競賽之因應而言，鑑於重要大型國際運動賽事多已採納CAS仲裁程序作為其爭端解決機制，我國運動主管機關，如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與中華奧會，宜考慮培養運動法律與爭端解決相關人才，納入我國運動代表團作為成員，一併參與國際運動賽事，提供競賽規則與爭議處理之諮詢與建議，一旦發生相關爭議，亦得現場作出即時之處置，如證據之依法保全，依法定程序提出異議聲明等，使選手得專注投入於競賽本身而不受干擾，全力表現，爭取競賽最佳成果。

再者，關於國內各運動協會如何適用CAS仲裁程序的問題，如前所述，CAS仲裁庭管轄權係建立在當事人仲裁合意基礎上，除當事人另行達成仲裁協議以外，亦可透過運動協會本身內部規章在爭端解決相關條款內明訂採納CAS仲裁解決爭議之模式建立當事人仲裁合意。不過，由於CAS仲裁主要處理國際運動爭議，如大型國際運動競賽之選手參賽權或違反競賽規則相關爭議，或國際運動協會與其會員內國協會間之爭議，國內運動協會若有意於其內部之爭端解決相關規章規範得提交CAS仲裁，則關於得提交CAS仲裁之爭議型態，宜區分其類型是否具備國際因素，若單純屬於國內運動賽事之爭議，不妨依我國現有之運動爭議解決機制，如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之運動仲裁程序處理，而有關參與國際競賽之代表團國手選拔資格等爭議，不妨明訂得提交CAS仲裁。

陸、結 論

自一九八四年設立到今日，CAS從早期遭質疑為IOC之附庸，歷經重大革新，始演變至今日國際體壇普遍肯定與採納CAS仲裁作為解決國際運動爭議之終局機制。CAS針對不同案件性質採取專業分工，區分一般仲裁程序與上訴程序，並且針對大型國際賽事，如奧運、世界盃足球賽等，建立專案仲裁制度，其專業權威與嚴謹程序所獲致之仲裁判斷品質，可由SFT對大多數撤銷CAS仲裁判斷之訴，均採取維持CAS仲裁判斷之立場，得到充分的印證⁸⁴，實不愧其創設者之深切期許。CAS仲裁制度之持續發展，代表國際運動爭議解決程序法制化的確立。各國參賽者實力或有高下，但在公正獨立之CAS仲裁程序之前，當事人在國際運動法下之法律地位可以獲得平等保障。但前提是對於程序規則必須加以掌握與理解，方能有效運用以捍衛應有之權利。歐美運動大國參加重大國際賽事，代表團中除了選手與行政人員，往往還伴隨有精通運動法規與競賽規則之律師或法律顧問⁸⁵，即為明證。本次廣州亞運我國跆拳道選手楊淑君遭判定失格與禁賽處分，雖有蒙受不白之冤的遺憾，所幸仍能依循CAS程序提起上訴仲裁，事後雖因個人因素撤回仲裁之請求，仍有其象徵性之重大意義，蓋其代表我國運動界跨出了善用國際運動爭議解決機制之第一步，跳脫了以往悲情抗爭之窠臼。冀望政府能培養更多熟悉國際運動法規與競賽規則之專業人才，在我國選手參與國際運動賽事發生競賽爭議時，以冷靜與理性之態度，協助選手善用相關爭議解決程序，作為選手之後盾，使其等能心無旁騖，專注在體能之鍛鍊與發揮，為個人與國家爭取更多榮譽。

⁸⁴ McLaren, *supra* note 16, at 333.

⁸⁵ McLaren, *supra* note 16, at 311.

參考文獻

一、中文

◎專書

- ◎楊崇森等著，*仲裁法新論*，第3版，中華民國仲裁協會，2008年3月。

二、英文

(一)專書

1. BLACKABY, NIGEL, ET AL., REDFERN AND HUNTER O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5th ed. 2009).
2. CHAMPION, WALTER, SPORTS LAW IN A NUTSHELL 341 (4th ed. 2009).
3. REEB, MATTHIEU (ED.), DIGEST OF CAS AWARDS II 1998-2000 (2002).

(二)期刊論文

1. Fitzgerald, Mary,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Doping and Due Process during the Olympics*, 7 SPORTS LAW JOURNAL 213 (2000).
2. Mangan, Mark,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Current Practice, Emerging Trends and Future Hurdles*, 25(4) ARBITRATION INTERNATIONAL 591 (2009).
3. McLaren, Richard, *Twenty-Five Years of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A Look in the Rear-View Mirror*, 20 MARQUETTE SPORTS L. REV. 305 (2010).
4. McLaren, Richard,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An Independent Arena for the World's Sports Disputes*, 35 VALPARAISO UNIVERSITY L. REV. 379 (2001).
5. Mitten, Matthew, *Judicial Review of Olympic and International Sports Arbitration Awards: Trends and Observations*, 10 PEPPERDINE DISPUTE RESOLUTION LAW JOURNAL 51 (2009).
6. Naidoo, Urvasi & Sarin, Neil, *Dispute Resolution at Games Time*, 12

FORDHAM INTELLECTUAL PROPERTY, MEDIA AND ENTERTAINMENT LAW
JOURNAL 489 (2002).

三、網路資源

1.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s, <http://www.tas-cas.org/news>.
2. World Taekwondo Federation, http://www.wtf.org/wtf_eng/site/about_wtf/intro.html.

A Study on the Arbitration Procedures of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Chi-Chung Kao*

Abstract

Since the CAS's establishment in 1984, the 1993 *Gundel* case, the 1994 major reform putting it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the ICAS, together with the 2003 *Lazutina and Danilova* case, have demonstrated the widely acceptance and recognition of the CAS's independence and professional reputation as the final and authoritative mechanism of international sport dispute resolution. The CAS divides its procedures into ordinary and appeal arbitration, plus ad hoc divisions for major international games such as the Olympics and the FIFA World Cup. Most of the arbitral awards rendered by the CAS tribunals are upheld by courts. Compared to other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AS arbitration has at least the following features: fixture of the seat of arbitration at Lausanne, Switzerland; restricting parties to appoint arbitrators from a closed list; granting of interim relief by the CAS prior to the composition of arbitral tribunal; swift schedule of arbitral proceedings; self-enforcement of the arbitral awards. Participants of international games enjoy equal protection under the CAS arbitration procedures. But in order to defend their rights, they have to familiarize the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aw, Ming Chuan University; Ph.D. in Law,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U.K.

Received: September 14, 2011; accepted: October 4, 2011

rules. The appeals to the CAS of the disqualification rendered upon Ms Su-Jun Yang at the 2010 Asian Games in Guangzhou represent a first step of the use of international sport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for our athletes. Our government should develop experts in the field of sports law and dispute resolution procedures so that our athletes are better supported in the future.

Keywords: Su-Jun Yang, Sport Dispute, Sport Arbitration,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